



本报记者 周夏林 通讯员 戴茜

作家木心有一首小诗《从前慢》，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。”网络时代快节奏的生活下，你有多久没收到过信了？

不久前，绍兴市公安局副局长潘益民收到了一封来自青岛的信。

信的内容很特别，没有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，写信人只说自己是青岛市民，信封里还装着5张照片，照片是一位老人在北京长城上的留影。

在信中，这位青岛市民想托潘局长找一下照片里的这位老人。因为他和老人有一个约定。

绍兴市公安局副局长收到一封青岛来信
落款是“青岛市民”，还附着5张照片

请帮我找找这位老人 因为我和他有个约定

“一定要帮帮我， 我老公就在手机里”

本报讯 “尹警官，谢谢你帮我找回手机，我锦旗做好了，但实在没有空送来，等我稍微空一些，再来当面谢谢你。”最近，湖州安吉昌硕派出所民警尹梁冬收到了李大姐的道谢微信。

3月18日那天，李大姐几乎哭着走进派出所，请求帮助寻找丢失的手机：“求求你们，一定要帮帮我，我老公就在手机里。”

李大姐看起来四十多岁，丈夫在国外打工，上个月在国外过世了。她不仅没见到最后一面，现在还有不少流程要走，才能办好后续的事宜。好多与此相关的材料都存在了微信里，手机丢了，也就没办法去办理手续。急坏了的李大姐只能拜托警察帮她把手机找回来。

“幸好手机就是当天早上丢的，大姐没去多少地方，我赶紧调监控，看看哪个摄像头拍到了。”尹梁冬说，一帧一帧地找，得百分百集中注意力，“大概看了2个小时，挺幸运的，找到了大姐手机掉了的镜头，也看到了一个外卖小哥下车捡起手机的镜头。”

尹梁冬说，他看到镜头时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“小哥戴着头盔，电动车牌照上有积灰和泥点，镜头也不是高清的，没法通过车牌去查人。”尹梁冬陪着李大姐去实地走了一圈，然后看看哪个商铺有监控，一家一家商铺挨个去调监控，看看能不能撞到好运。可是，翻遍了沿路各家店铺的监控，都没有对准手机遗失地点的。

尹警官又找到了当地小哥服务站的站长，站长一看模糊的图片，马上就认出了人。

“电话打过去，小哥也很爽快，说确实捡到了手机，捡到的时候，大概手机摔关机了，他接的单子又比较远，所以匆匆忙忙就走了，原本打算回程路上把手机交到警察手里。”尹梁冬说，从早上9点开始，等确切知道手机在哪儿，已是中午12点多。

拿到手机后，尹梁冬很细心地帮忙开机，确定能正常使用后，再还给了大姐，大姐当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连连作揖。

作为一个经常查监控的警官，尹梁冬说，其实这次能把手机找回来，算是挺幸运的，很多时候监控没有拍到，可能就真的找不回来了，所以他建议大家，重要的资料尽量要备份。

本报记者 黄莺 通讯员 王雪

长城上 陌生老人请他帮忙留影

这位自称是“青岛市民”的写信人在信里写道：今年3月8日，他和家人一起游览长城，遇到了绍兴的袁林海老伯。简单交流后，袁老伯说自己用的是老年机，希望他能给自己拍几张照片留念，他便爽快答应了，并表示回去后会把照片冲洗出来寄给袁老伯。因为老人年纪大了，而且方言口音很重，他听不懂老人说话的具体内容，只知道老人在绍兴，只留了一个电话。

事后，他通过电话联系袁老伯，但是依然因为口音，没办法进一步沟通。而且老人不识字，也没办法发信息。

“老人说，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次登长城了，想到老人跟我提出拍照要求时的眼神和态度，我不忍心让他留下遗憾，所以还是想将照片寄给他。”

为了这个约定，“青岛市民”寄出了这封信，希望民警同志帮帮忙。

收到信和照片后，民警马上根据信中的电话号码和姓名进行查找，很快找到了一封信里的袁老伯是嵊州市浦口街道黄塘桥村人，今年75岁。

民警和老人约定，亲自上门把照片送过去。那天，袁老伯早早地在华堂车站等候，嵊州市浦口派出所社区民警裘璘将这5张照片送到了老伯手中。

接过照片，袁老伯非常激动，“我没想到他真的把照片寄给我了，我都已经把这事给忘记了。”

今年3月初，袁老伯和几个同村的老人报名参加了一个老年旅游团，去北京玩了一圈。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，之前他最远只到过新昌。

因为没带相机也没有智能手机，当时在长城上，袁老伯只能托人给他拍照，再留下联系方式。这是袁老伯北京游唯一的留影。

照片里有蓝天、白云，还有他自己，老

人不停地翻看着这几张照片，“拍得真好，我75岁了还能登上长城，非常有意义，感谢他。”

他还一直念叨着要把洗照片的钱转给这位青岛市民。但裘璘翻遍了袁老伯的通话记录，都没找到来自青岛的外地电话。

好心人不止一个 又收到了更多的照片

虽然青岛市民的电话没找到，但裘璘却有一个意外发现，在袁老伯的通话记录里，有一个河北石家庄的外地来电。

“兴许这位青岛市民用的是石家庄的电话号码？”裘璘试着拨通这个号码联系对方，一番交谈后了解到，这位来自河北的刘先生也帮袁老伯拍过照片。

昨天，钱报记者联系上了刘先生，他叫刘家豪。当时，他在八达岭长城上遇到了袁老伯。袁老伯请他给自己拍几张照，还想给他钱。

“大伯一开始可能把我当工作人员了，后来我就问他要联系方式。”刘家豪说，袁大伯口音有些重，说话“一知半解”，他见袁大伯用的是老年机，便留下了老伯的电话，打算日后和他家人联系，再把拍的照片发过去。

但等回到家中，刘家豪几次拨打袁老伯留下的手机号码，都是无人接听。时间一久，这事就搁置了，没想到竟接到了绍兴警方的电话。

“老人家不怎么会用手机，估计之前的电话是漏接了。”裘璘推测。

裘璘加了刘家豪的微信，对方很快将照片发了过来，“这几张是在烽火台拍的，你看。”袁老伯指着手机里的照片说，“去了一趟北京，遇到的都是好心人，他们都非常热情，这么小的事还惦记着，也非常感谢民警同志，这么上心，还特地给我送过来。”

裘璘答应袁老伯，这几张照片也帮他冲洗出来，可以留个纪念。

宁波成立 首个消防安全指导服务中心

本报讯 3月27日，宁海县消防安全指导服务中心在宁海县消防救援大队揭牌成立。这是宁波市首个消防安全指导服务中心。

该中心将以宣传消防安全法律法规知识为主要抓手，不断扩大消防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，提高辖区居民消防安全素质，增强辖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，提升辖区居民逃生自救、处置初期火灾能力。

下一步，县消防救援大队将进一步细化消防安全管理网格，完善基层安全排查、隐患督改、宣传教育等常态化工作机制，积极构建“横到边、纵到底”的社会化消防安全管理体系。

本报通讯员 张峰